

## 纪念谢晋诞辰百年系列活动5月启动



**本报讯** 2023年是上影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诞辰一百周年。从5月起至年末,上影集团将牵头发起纪念谢晋导演诞辰百年的八大系列活动,并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与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联合主办谢晋百年纪念论坛等活动。八大系列活动涵盖展览、论坛等各种形式,还将推出谢晋百年纪录片,以及邮册等一系列纪念文创。

谢晋导演生于1923年11月21日,曾执导《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天山传奇》等诸多经典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外电影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曾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被评价为

“一个时代的标志”。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介绍,谢晋百年系列纪念活动的首个活动将从上影出发,“走亲”谢晋故乡上虞;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和11月谢晋诞辰日前后,将掀起两波纪念缅怀的高潮,活动热度持续全年。王健儿说,上影有责任、有能力在这充满意义的一年里推动开展纪念谢晋导演诞辰百年的系列活动,并以此为载体,传承好、发扬好谢晋导演的精神。

谢晋导演一生“为人民而作、为时代而作”。王健儿表示,“以初心担使命,以匠心求卓越,以开放促合作,以创新谋未来”的“上影精神”,正是

源于包括谢晋导演在内一代代上影人的艺术品格和创作精神。当前,上影正聚焦“精品内容”核心战略,深化“名导合作”“英才佳作”“新人新作”等创作人才计划,锻造新一代上影创作团队,为中国电影贡献上影力量。

据悉,纪念谢晋导演诞辰百年系列活动将从谢晋故乡浙江上虞谢塘开启。5月10日,上影集团与上虞政府携手,在上虞谢塘举办“上影走进上虞,话谢晋”活动。“晋生·星片场”中的“谢晋电影艺术馆”,将成为追忆谢晋导演的“第一站”。

今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举行,纪念谢晋导演诞辰百年的活动将迎来第一个高潮。电影节期间,金爵论坛将联手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电影家协会、上影集团、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举办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念谢晋诞辰百年论坛。国际影片放映“致敬大师”单元将展映《大李小李和老王》《清凉寺钟声》等谢晋导演部分经4K修复影片。

11月起,上海电影博物馆将启动谢晋电影巡展,在上海、北京、长春等地展映谢晋导演的经典代表作,致敬这位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导演艺术家。围绕谢晋导演创作艺术档案定制整版邮票和纪念封,将于谢晋诞辰日11月21日当天首发。(杜思梦)

## 导演万玛才旦逝世

**本报讯** 著名藏族导演、作家、编剧、制作人万玛才旦,因病于2023年5月8日凌晨逝世,享年54岁。

万玛才旦,1969年12月出生,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先后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导演、编剧、制作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

1991年,万玛才旦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05年,自编自



导剧情片《静静的嘛呢石》。2011年,执导剧情片《老狗》,获布鲁克林电影节最佳影片。2016年,监制剧情片《清水里的刀子》。2018年,凭借执导的剧情片《撞死了一只羊》获得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执导影片《气球》,获2019亚太电影奖最佳影片提名。2023年2月,自编自导的藏地题材电影《陌生人》开机。(支乡)

## 红色电影《一定寻到你》陕西开机

**本报讯** 4月28日,红色电影《一定寻到你》开机仪式在陕西商洛商南县举办,一个尘封已久的红色故事即将开启。影片由“时代楷模”“人民艺术家”负恩凤担任艺术顾问,余治华导演、杨军编剧。

电影《一定寻到你》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故事主线,以老中青三代人的红色传承教育为切入点,以反映和宣传陕西红色历史传承、发扬为重点,用生动感人的故事激发青少年的爱党爱国热情。导演余治华透露,这是一个关于理想、信念、教育和红色基因传承与发扬的感人故事。影片“以小见大”,讲述的是小人物,展现的是正能量、大情怀。希望通过充满时代性的鲜活表达和叙事风格,激起更多青少年观众的共鸣。

开机仪式上,商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杰介绍,红色少儿电影



《一定寻到你》是县委、县政府在推进文化产业振兴、推动全域旅游发展重点支持的影视项目。此次电影开机,对革命老区商南来说,既是讲好红色故事、讲好陕西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的“践行”,更是“宣传商南、推介商南、展示商南”的重大举措。

电影《一定寻到你》将在商南多地取景拍摄,5月上旬将赴铜川拍摄。(杜思梦)

## 张一鸣于文文领衔《复合吧!前任》发布角色海报



**本报讯** 由陶亮执导,张一鸣、于文文、王成思、熊乃瑾领衔主演,

张晨光、许绍雄特别出演,陈昊明、杨铮参演的电影《复合吧!前任》近日发布角色海报,海报中一众演员神情皆若有所思,似沉浸在各自的思绪里挣扎,令人好奇角色背后的故事。影片已正式定档5月20日全国上映。

此番曝光的角色海报中,冷暖交织的背景之下勾勒出各个角色的不同面貌,一众人等皆各怀心事,引人好奇。其中由张一鸣饰演的上官江春勤于创业,立志要给女友陈星星更好的生活,但一切却因一次意外的商机而迷失自我,让原本深爱的两个人遭遇现实困境,产生了一系列戳心的矛盾,令人心酸不已。于文文饰演的陈星星作为武术教

练,极具明亮直率的飒爽气质,但在男友因金钱迷失自我忽略两人感情时,亦会在爱情里流露出自己的犹疑和失落,令很多深陷爱情漩涡的孩子们感同身受。

除了上官江春和陈星星之间的感情引人共情之外,片中其余角色也各具特色。由王成思饰演的夏登高,是影片的“喜剧担当”,两人组成的“卧龙凤雏”组合深入人心,不少网友玩梗:“卧龙身边必有凤雏”,火热出圈。由熊乃瑾饰演的郎美涵身穿西装,展露出满格女强人气质,作为上官江春的事业伙伴,成为他事业上的转折点。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实力演员张晨光和许绍雄上演商业场的对手戏,令人期待。(杜思梦)

编者按:

不久前闭幕的北影节上,导演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接受了本报专访。不过十日,惊悉万玛导演离世消息,悲痛万分,这次采访,竟成了我们与万玛导演的最后一次见面。

采访当日,万玛导演的日程表被排得满满的,连午休休憩的时间也填了采访进来。才吃过午饭,新一轮密集访问已接踵而至。万玛儒雅依旧,静静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扣在桌子上,回答着提问,镜片后的眼神,平坦而清澈。偶尔淡淡一笑,细纹从眼尾蔓延开来,像高原上流淌的河流。

采访中,一旦话题引向创作,便打开了万玛的话匣子,他十分乐于讲述起创作经验、故事。他说,很想做一名纯粹的导演,全心投入创作。但又不得不面对拍摄中出现的种种“意外”。他说,最享受剧本写作的过程,电影带来的快乐也好、快感也罢,在剧本阶段已经完成了。他表示,自己手中还有很多项目,已经拍完的《雪豹》,全程特效,挑战很大,不久前杀青的《陌生人》找了黄轩主演,因为“他最适合”……

如今,那些作品何来何往,没有了答案。一位于藏地出发,缓慢流淌的河流停滞了,“故事只讲了一半”。

## 专访万玛才旦: 创作激情在剧本阶段便已完成

■文梅紫

北影节 ReelFocus 真实影像计划论坛上,我们见到了导演万玛才旦。

因上午的论坛结束时间推迟,我们只得把这场采访临时放置在午饭后。万玛才旦进入采访间,微微有些拘谨,临时构建的采访间隔音效果不好,外面有些喧闹,笔者将录音笔往他的方向靠近,他看见后,有意识地提高了自己的音量。

交流过程中,从当下年轻导演的创作到他的创作模式,再到他的新片情况,简短的问题被抛出后,他都会尽力、认真地回答。

万玛才旦喜欢用第二人称来讲述事件,他口中的“你”指代的其实是他本身,他懂得如何站在抽离的视角。万玛才旦曾说,在把握电影内容的叙事时,他会与熟悉的文化建立疏离感,跳出来看待文化,便以更加客观与冷静地呈现藏地。他的影片是平静的,长镜头与固定镜头将情节变得平缓,但质朴的镜头语言揭示着复杂的情感,反差之间,蕴含着强大的爆发力,与他本人有着相似的气质。

而他也认同了这一看法:“我觉得(作者与电影)肯定是有关联的。作者这个人的气质,甚至作者后面的文化,都与作品是有关联的。”

此前,凭借电影《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万玛才旦三次获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提名,其中《撞死了一只羊》摘得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今年,万玛才旦担任“ReelFocus 真实影像计划”评审团主席,在这个旨在扶持电影新生力量的影像计划中,万玛才旦希望,助力青年拍摄者打开更多可能性。

### 遵循不同的“语言体系”

除了为大众所熟知的电影导演身份外,万玛才旦还是作家。

中专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教师,开始文学创作,目前已出版《诱惑》《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乌金的牙齿》等小说集,获得多个文学奖项。

谈具体创作过程,万玛才旦表示,会遵循不同的“语言体系”,这种体系并非简单的汉语与藏语之分,而更像是思维模式。就像他在学习过电影后,发现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巨大差异,“像两套语言”。

《中国电影报》:您是导演,又是作家,如何在两种身份中切换?

万玛才旦:其实没有切换之说。写作、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但它们之间会有一些关联,这种关联可能会互相帮助。比如,文学叙事的经验会帮到电影叙事,甚至对意向、气氛的营造、细节的把握,都会带来很多帮助。电影的一些创作、表达方法也会影响小说创作。

文学与电影是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段里进行的创作,没有切换之说。写小说的时候,完全是文学思维,写剧本或拍电影的时候,是电影思维。

《中国电影报》:您的文学作品,有时用藏文,有时用汉文书写。使用两种语言创作,有哪些不同的体验?

万玛才旦:像小说创作,我有时用藏文写,有时用汉文写。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处理方式或者思维方式不一样,这是关键。表达的东西虽然相同,但具体呈现上,必须切换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就好比,文学有它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电影也是一种语言,又属于另一套语言体系,你必须得遵循它的语言特点。

《中国电影报》:电影与写作,您的创作时间如何分配?

万玛才旦:相对来说,专注于电影的时间会比较长。电影的创作过程中,有很多跟创作无关的东西。创作之外,你要面对很多事情,比如人际关系,比如一些制片的事情。电影以创作为主,但同时又要面对很多跟创作无关的活动。

像文学、绘画、音乐,这些创作的纯粹性就更强一点。你可以完全抛开那些东西,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完成一个创作,比如,花很短的时间,两三天写一部小说,这时,你所有的精力、注意力、关注点都会放在创作上,不会太分心。

### 创作激情在剧本阶段就已完成

谈起创作方式,万玛才旦回到了更为熟悉的领域。两只交叉着扣在桌上的手缓缓打开,身体向着椅背倾去。偶尔儒雅一笑,细纹从眼尾蔓延开来,像高原上流淌的河流。

万玛才旦说,自己对创作的激情与热情在剧本阶段就结束了。他的电影,大多是编导合一,写剧本的过程中,就已经在设想:怎么拍?用什么样的演员?演员的情绪与呈现方式是什么样?这时,脑海里就有了一部电影的基本样貌。

《中国电影报》:您最喜欢电影创作的哪个阶段?

万玛才旦:电影创作带来的快乐也好,快感也好,在前期剧本阶段就已经完成了。写剧本的过程中,电影的基本样貌会慢慢出现在脑海里。比如,应该怎么写?用什么样的演员?演员的情绪与呈现方式是什么样?

当然,在拍摄的过程中,也会有许多跟创作有关的意外事件。虽然,大方向已经定了,但这里面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拍摄过程中,也会有不确定的因素进来。这些意外,有时会让你的创作变好,有时候可能会让创作变坏,是非常限定的。

《中国电影报》:对于导演而

言,如何克服拍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意外”?

万玛才旦:有些东西不一定能克服,但你必须得面对,现实就是那样,你要做一个电影,就需要面对各种事情。尤其是中小成本的电影,导演肩负的压力不仅仅跟创作有关,还要面对很多电影之外的事情。

事实上,电影需要非常明确的分工,我希望自己是比较纯粹的导演,有不同专业的人来完成其他的事情。否则,导演的精力会被分散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上,用在创作上的精力变少,从而对创作产生负面影响。

### 电影诞生需“天时地利人和”

“厚积薄发”这个词放在万玛才旦身上,显然十分恰当。在他年轻时也曾出现过迷茫,但随着自己逐渐走出藏区,前路变得清晰。在他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工作后,别的选择就有意识地被放置一旁,坚定地走到了今天。

《中国电影报》:有别于您此前偏好选择藏族主演,您的新作《陌生人》邀请了汉族演员黄轩担纲主演,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万玛才旦:这跟影片的题材与故事设定有关系。《陌生人》是讲一个藏族村落突然来了一个村落之外的人,他是一个“陌生人”。这个人物就像线一样串起了整个故事,有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就会对演员做一些考察。

我以前拍电影,在写剧本的阶段,就会想到这个角色让谁来演,《塔洛》《气球》都是这样。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关于演员的初步概念,包括长相、气质,甚至身高。朝着这个方向写,就会越来越明确,这是建立在对这个角色熟悉的基础上的。像《陌生人》,就要考察不同的演员,比如非藏语的。在跟演员的接触过程中,我觉得黄轩特别合适。

《中国电影报》:上午在ReelFocus论坛上,您提到手上项目很多,除《陌生人》外,其他影片进展如何?

万玛才旦:《雪豹》目前已经拍完了,这个挑战比较大。它是在棚里拍的,比较偏现实的风格,难度就更大了。雪豹是主要角色,是剧情的一部分,让一个动物演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全程特效。而且以前没有雪豹的特效可以参考,所以这个片子周期比较长,花了一年多时间,现在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中国电影报》:您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万玛才旦:有些是积累。这些年积累太多,以前拍不了的,现在就可以了。某一个阶段,契机有了,或者资金到位,我们就拍了。我觉得,拍电影很难以仅仅沉浸在创作里,它需要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